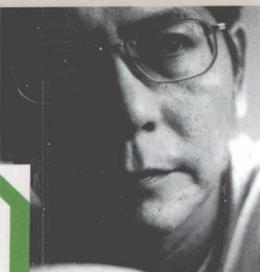


批评与回应

# 批评与回应

陈嘉映哲学三十年



◎ 陆丁 梅剑华 编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批评与回应



陈嘉映哲学三十年

◎ 陆丁 梅剑华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与回应:陈嘉映哲学三十年/陆丁,梅剑华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080 - 7685 - 0

I. ①批… II. ①陆… ②梅… III. ①陈嘉映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 文集 IV. ①B2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6544 号

## 批评与回应——陈嘉映哲学三十年

---

编者 陆丁 梅剑华  
责任编辑 田红梅 罗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63千字  
插 页 1  
定 价 39.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序<sup>①</sup>

刘新成

首先代表首都师范大学欢迎各位专家来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和祝贺西方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也代表学校向陈嘉映老师表示祝贺。简单介绍一下成立这个中心的背景。

我看到,今天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很多老师、同学都是来自名牌的大学,那么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师范院校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中心,就可能不是很了解。首都师范大学就是原来的北京师范学院,是一个地方上的、培养中学老师的学校。而由于种种原因,全国的地方师范院校的学术水平,原来都是很低的。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地方的师范学院纷纷不甘心自己的地位,开始在培养师资的同时也去加强学科方面的建设。首都师范大学在这方面起步不是特别早,大概是在20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也走上了它自己的转型之路。

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一直受到质疑的。包括领导的质疑、学者的质疑,也包括自己学校的教师以及外界的质疑。那么,现在十五年过去了,首都师范大学在这条路上究竟走得成功不成功?前不久,我们召开了一个对我们的学科发展进行评估的会议。请来了八十位校外的学者,都是现任或者前任的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其中包括十二名院士。这些学者对我们学校的十一个一级学科进行了两天的驻校评估,结果还是让我们颇受鼓舞的:我们学校的中文、数学、地理、世界历史等

---

<sup>①</sup> 本文系在“陈嘉映哲学三十年”学术研讨会暨首都师范大学西方哲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 2 批评与回应

五个一级学科和若干二级学科，被专家认定处在全国前列。与此同时，我们学校对中、小学师资力量的培养，也并没有放弃——原来只是培养中学老师，后来我们还办了小学教育专业。

这就证明，我们在为地方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同时，不必放弃我们在学科上的追求，也不必在所谓的低水平、低层次的地方学院和高水平、高层次的综合性大学这两个极端之间，做那种非此即彼式的选择。事实上，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两全的。那些所谓的低端工作，只要对社会有贡献，该做的我们会去做，但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一所大学，就是应该去追求卓越，追求学科的前沿和先进。以前总是说大学要分类、定位，然后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发展。这个思路未必对。哪有什么固定的模式？模式都是人创造的。只要是觉得有用、有意义的事情，就去做。做成了就是一种模式。

这次评估，哲学学科是由赵敦华教授带队进行的。结论是，就一级学科来说，我们学校大概处在二十名左右。首都师范大学的哲学系，是从原来的政教专业分离出来的。所谓政教，就是为中学培养政治老师。所以我们的起点是很薄弱的，而且有一段时间，发展的方向也不是特别明朗。只是在最近这几年，我们才逐渐明确了应该在哪几个点上来重点建设。陈嘉映老师加盟之后，我们认为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在海德格尔研究方向上首师大现在可能有一点特点，我们希望，围绕着这个特点，把这个研究方向做进一步地建设。

今天是陈嘉映老师三十年哲学成就的研讨会。我们相信，在陈老师的带领下，这个中心一定会建设得很好。而且，我们对这个中心的期望，并不只是局限于所谓的学术成果。我们还希望，这个中心也能够对整个学校的学风有所推动。这个“学风”，不只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学风，而是指学者风范意义上的学风。陈嘉映老师是怎样的一个学者，在整个学界都是有口皆碑的。我记得当时引进陈老师的时候有一份材料，是北大哲学系的一个老前辈给当时的北大校长的一封信，是说北大不能“放”陈老师。信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北大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陈嘉映老师。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学风，或者

说,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很多令人很不满意的地方。而且,这个情况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至少在短期内看不到什么光明。但是,虽然如此,这种情况又是一定要改变的。那我们就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而这个西方哲学研究中心,以及陈老师个人的学术品格,正是这个一点一滴中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

## 为了让他不仅仅“接近”哲学家的称号

童世骏

《哲学分析》杂志前不久在杭州师大讨论杨国荣教授的工作。今天在首都师大讨论陈嘉映教授的工作。陈嘉映与杨国荣的哲学风格差别很大,但他们在哲学上的工作之勤、文字之多,尤其是他们的思考之深、论证之精,同样深得《哲学分析》同仁的钦佩。有这样的哲学家不仅为刊物撰写论文,而且为刊物的其他作者提供讨论和批判的文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陈嘉映在哲学圈内圈外的名气都很大,本来用不着我做介绍,但上次开了一个头,由我作为主编介绍一下被讨论的学者的工作,那就照例讲几句。我就从陈嘉映的“名气”讲起。

参照经济领域的“性价比”、“人均 GDP”这样的说法,学术领域的学者名气或学者地位与学者的实际学问之间也有一个比例,请允许我杜撰一个名词,叫做“名学比”或“位学比”。单独用学术地位或实际学问来衡量,年轻讲师很少有超得过资深教授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两者之比作为标准,如果我们用“位学比”来衡量,一个青年讲师的“位学比”很可能高于一个资深教授的“位学比”,尤其是出名早的资深教授。但是,在我看来,尽管陈嘉映的名声很大,出名也很早,他的“位学比”却并不低。

陈嘉映最有名的哲学工作,或者说给他在有关数据库中带来最多“引用率”的哲学工作,是他的哲学翻译。陈嘉映与王庆节翻译的《存在与时间》于1987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修订;陈嘉映独力翻译的《哲学研究》于2001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最近几十年

来,哲学译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杂,以至于自己做翻译的人往往不读译作,就好像自己生产纯净水的人,往往宁可喝自来水一样。但陈嘉映的哲学翻译学界评价甚高。这不仅是因为陈嘉映的哲学译作难度高,而且是因为它们的分量重。陈嘉映翻译的分量最重的哲学著作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对这两本书的重要性,我想用美国一家叫《哲学论坛》(*The Philosophical Forum*)的哲学刊物上的一篇文章,来做点说明。在该刊物1999年第4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哪些是当代经典?”(“What are modern classics?”)的文章,对20世纪公认的世界哲学经典做了问卷调查。这篇文章的作者(Douglas P. Lackey)说,他根据“哲学家电邮名录”(Philosophers' Email Directory)发出了5000份问卷,其中1000份退回,4000份到达收信人,而在收到问卷的人当中,有414人做了回复。北美有10000名哲学教师,因此这篇文章的作者收到了相当于得到所有哲学教师的4%的答复。问卷要求被试提出20世纪5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5篇最重要的哲学论文。结果,只有25本书是获得11份回复提及的,其中第一名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有179人在回复中提到此书,第二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有134人在回复中提到。作为对比,可以提一下罗尔斯的《正义论》位居第三,有131份回复提到,哈贝马斯的名字在前25名中根本没有出现,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只有7份回复提到。

《存在与时间》和《哲学研究》分别属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大陆哲学传统和英美哲学传统,要同时胜任这两本书的翻译,不但要同时精通两种西方语言,而且要同时吃透两大哲学进路——至少原则上应该如此,而我在自己非常有限的阅读中,还没有发现有谁在这方面对作为哲学译者的陈嘉映有重要质疑。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陈嘉映的工作,不仅因为陈嘉映是哲学译者,而主要是因为陈嘉映是哲学作者,是一位把哲学翻译和哲学思考密切结合起来的哲学研究者。

先说陈嘉映的哲学著述与哲学翻译的结合。陈嘉映不仅翻译了《存在与时间》和《哲学研究》这两本书,而且编选了这两本书的读本,那就是

1999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读本》(三联书店)和2010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读本》(新世界出版社)。他最早的学术著作是《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那显然与他翻译海德格尔的工作密不可分。

就像杨国荣不愿意人家称其为“中国哲学专家”一样,陈嘉映也不愿意被别人仅仅当做“西方哲学专家”。尽管不像杨国荣那样显然有一个体系构造计划,但陈嘉映像杨国荣一样也把对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弄明白哪个或哪些哲学家到底说了什么,当做自己的真正使命。当然,若要问他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什么叫做哲学思考,他的回答大概与杨国荣的回答会大相径庭。本次会议的主要讨论文本之一是《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我记得当时出版商推销此书时用的广告词是“一本像惊险小说一样刺激、好看的哲学著作”。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陈嘉映特别擅长于把哲学书写得非专业人士也愿意至少读前几页,倒是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前不久出版的《说理》(华夏出版社,2011年)也是这么一本可以在旅行时带着路上读的纯哲学书。

说《哲学·科学·常识》和《说理》是“纯哲学书”,是与陈嘉映似乎更加擅长的哲学随笔相比较而言的。在当代中国哲学家当中,像陈嘉映那样既能写《语言哲学》(北大出版社,2003年)这样的技术性颇强的哲学教材,也能写吸引各界中老年人士而不仅仅是年轻男女的妙趣横生的哲学随笔(如《思远道》、《冷风集》等),既能对蕴藏在常识和科学之中的哲学之理做条分缕析、旁征博引的专业讨论,又能把哲学之理说得像常识那样浅白、像科学那样可信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对陈嘉映的评价有各种各样,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说他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我本以为“哲学家”称号对陈嘉映早就不成问题,但仔细想来,陈嘉映作为哲学家的名气虽然确实很大,但哲学家所应该受到的对待,也就是哲学同行认真读他书之后与他进行的认真讨论,他却得到不多。在得到这样的待遇之前,哲学家之名与他只能是“接近”而已。对弥补这个缺陷,《哲学分析》希望做一些贡献。

祝本次讨论会圆满成功。

# 目 录

序 .....	(刘新成)1
为了让他不仅仅“接近”哲学家的称号 .....	(童世骏)4

## 说理

郁振华	哲学之为穷理达道之学——论陈嘉映的哲学观 .....	3
王宇光	《说理》中的一条线索 .....	20
童世骏	理性、合理与讲理——兼评陈嘉映的《说理》 .....	28
周 濂	道德说理的限度 .....	46
张建新	说理—论证及其他——《说理》第7章与《看法与论证》 比较阅读 .....	51
程广云	中止说理与实践智慧——补《说理》 .....	65
陈常棣	穷理盘道要修的真功夫 ——读陈嘉映先生新著《说理》 .....	76

## 海德格尔研究

李 旭	感觉、游观、穷理与自然的意蕴——我看嘉映老师 行进在常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哲学路径 .....	91
牟 春	深入奥秘,返得真观 ——评陈嘉映先生的海德格尔研究 .....	135

## 语言哲学

程 炼	为《语言哲学》“弗雷格”章进一言 .....	143
唐 浩	评陈嘉映论早期维特根斯坦 .....	152
刘 畅	语言作为实践 .....	174
王 静	如何理解戴维森的成真条件论 .....	179

## 2 批评与回应

丁和平 专名的意义 .....	195	
<b>科学与哲学</b>		
迟艳杰 一个哲学家思想形成的基础之作 ——评陈嘉映的《哲学·科学·常识》 .....	211	
张志林 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 ——兼评陈嘉映的《哲学·科学·常识》 .....	218	
张志扬 谁来反省科学? .....	236	
成素梅 也谈物理学的实在问题——请教于陈嘉映教授 .....	243	
<b>印象与回忆</b>		
叶磊蕾 焉知三十载——记在“陈嘉映学术三十年”会后 .....	265	
应 奇 印象,论证,语境——我“读”陈嘉映 .....	278	
王 焱 来信一封 .....	289	
孙周兴等 “亲友团” .....	290	
<b>回应与再回应</b> .....		299
对郁振华的回应 .....	300	
郁振华的再回应 .....	303	
对童世骏的回应 .....	303	
对程广云的回应 .....	305	
程广云的再回应 .....	308	
对程炼、唐浩和王静的回应 .....	309	
唐浩的再回应 .....	311	
对张志林的回应 .....	312	
对成素梅的回应 .....	316	
成素梅的再回应 .....	318	
陈嘉映作品 .....	322	
本书的参与者 .....	323	

# 说 理



# 哲学之为穷理达道之学

## ——论陈嘉映的哲学观

郁振华

2002年夏天,童世骏老师告诉我说,陈嘉映将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我当时的心情,真可谓喜出望外。陈嘉映是当代中国学界的传奇式人物,他的文心才调和运思风格,早就对我有一种深深的吸引。我在金岳霖—冯契一脉传统中成长,他的到来,对于我们这个传统来说,是一个砥砺学问的难得机遇。他在华东师大工作的几年中,虽然在名义上说我们是同事,但我一直是将他敬为师长的。他近年来关注的问题,与我的思考方向有不少交集,能有如此好的请益问学的机会,我常自庆幸。

召开“陈嘉映哲学三十年”这样的研讨会,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在当今中国学界,这样的会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全面评述陈嘉映的哲学工作尚为时过早。思想健旺的他正处于一个思想家最好的年纪,其思想正在形塑之中。念哲学的人喜欢“先立乎其大者”,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想从哲学观的角度,来谈谈自己读陈嘉映文著的体会。

### 一、作为中国哲学家的陈嘉映

最近,我们听到一个呼声:“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当我们还在琢磨这句话的意思时,《说理》一书出版了。此书的问世,标志着陈嘉

映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哲学家出场了。

陈嘉映分疏了“中国哲学”一词的两种涵义。第一种涵义“专指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工作”。(《说理》,第120-121页)这是目前国内流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相对的中国哲学。第二种涵义是指使用现代汉语,化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叩问普遍义理的工作。这是与“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平行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平行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讨论的是法国人、德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道理,它之所以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德国哲学,因为它用的是汉语,这种汉语中,尽管有很多论理词是移植词,然而,就像作物移植一样,这些语词渐渐接上了中国文化土壤的地气。唯有使用现代汉语,即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语言来论理,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的人才能听得清楚、听得真切。”(《说理》,第122页)对照这两种涵义的中国哲学,陈嘉映的工作不属于前者,其志向显然是在后者。对于当代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他的回答简单直截:“用现代汉语写出优秀的哲学,自然就有了中国哲学。”(《说理》,第122页)这句话,对于今日中国的哲学从业者来说,颇有点励志的意味。

陈嘉映对“中国哲学”两种涵义的分疏,与金岳霖当年的说法颇有相通之处。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金岳霖指出:“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程度的问题;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sup>①</sup>这段话蕴涵两个“中国哲学”概念,即作为“中国国学之一种特别学问”的中国哲学,与作为“普遍哲学在中国”的中国哲学。陈嘉映所说的中国哲学的两种涵义,与金岳霖所说的两个中国哲学概念,庶几相当。相对于“国学之一种”的中国哲学,金岳霖

<sup>①</sup> 金岳霖,《金岳霖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0页。

更重视“哲学在中国”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相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之诠释”意义上的中国哲学，陈嘉映更重视与“德国哲学”平行意义上中国哲学。这大概是现代中国在普遍义理的创发上有一番雄心的学者共同的思想倾向。

《说理》是一部典型的第二种涵义上的中国哲学著作。作者运用典雅灵动、意味深长的现代汉语从容论理，自觉地接上了中国周秦以来的义理之学的传统，深入探讨了现代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当然不是自陈嘉映始，20世纪中国的“现代诸子”（比如现代新儒家、清华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传统中的诸位哲学家）就已在此方向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sup>①</sup> 陈嘉映的工作，可置于这一脉络中来加以理解。

在《说理》中，陈嘉映说，“哲学通过穷理而达乎道”，哲学是“穷理尽性”之学，如此等等。了解中国思想的人都知道，在周秦诸子、宋明诸子以及现代诸子那里，这都是一些寻常话头。然而，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在陈嘉映那里却翻出了新义，且展开为一种独特的哲学观。笔者认为，这得力于他对西方思想史上两个重大关节的深入研究。这两个重大关节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20世纪哲学的 linguistic turn。

## 二、科学革命和哲学的自我理解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就哲学而言，近代科学的兴起，改变了哲学的自我理解。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科学革命逼出来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是由科玄论战开篇的。近代以来，中外哲学家们在作元哲学思考时，都不得不面对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这个

---

<sup>①</sup> 参见郁振华，《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问题。

陈嘉映也是在深入考察近代科学革命的基础上提出其哲学观的。其《哲学·科学·常识》一书在这方面下足了工夫,深刻地揭示了实证科学的基本特征: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科学家建立假说,利用数学工具进行长程推理,把握规律,发现机制,进行预测,并加以验证。近几百年来,实证科学运用这套思想程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科学提供了从大爆炸到人类诞生的整体画面,提供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运用的机制,从消化到爱情。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但大致轮廓已经勾画出来。”(《哲学·科学·常识》,第2页)“这样一个画面是神话、常识、传统哲学完全无法提供的,与各种伪科学理论也完全不同。科学不仅提供对世界的系统的、理性的解释,而且它通过对事实的预言以及技术性生产证明其真理性。”(《哲学·科学·常识》,第7页)

提供普适理论,为世界提供整体解释,本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任务。陈嘉映把西方传统哲学刻画为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注重常识,试图通过经验反省和概念分析,来把握世界运行的机制,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的思辨理论。科学革命之后,人们意识到,哲学-科学关于世界的思辨理论是失败的,只有实证科学才能正确地为我们提供解释世界的普适理论:“建立普适理论的冲动终于通过伽利略他们找到了正确的建构理论的方式。在近代科学耸立之处,对世界的哲学整体解释土崩瓦解。”(《哲学·科学·常识》,第147页)“只有数学类型的技术性论证才能达到我们经验不到的世界,把握独立于经验的客观世界的结构和机制,从而成功建构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适理论。”(《哲学·科学·常识》,第240-41页)

科学革命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在实证科学成熟之后,我们可以逐渐清楚地看到,古代哲学包含着两项性质不同的任务,一是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这是今天所称的哲学继承下来的任务,一是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整体理论,而建